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牌錢，賢丈人巧賺回頭脩。

詩云

最是箇豪子弟，不知稼穡艱難，
倅入必然倅出，天道一理循環。

話說宋時汴京有一個人，姓郭名信，父親是府推官，家裏家務殷富，止生得他一個，甚是嬌養。他出外邊來的，只在家中讀些點名的書，讀書之外，毫厘世務，也不要他經涉。到了十七八歲，未免要務了聲名，投拜名師。其時有個蔡元中先生，是臨安

自在性

人在京師開館，郭信的父親，出了禮物，叫郭信從他求學。那先生開館去處，是個房，頗極齊整。郭家就賃了他旁舍三間，亦甚幽雅。郭信住了，心裏不豫意，道是不見華麗，看了舍後一塊空地，另去興造起來。總是他也不知數目，不識物料，憑着家人與匠作，扶同破費，不知用了多少銀兩。他也不管，只見造成了幾間，辨飾起來，弄得花簇簇的，方纔歡喜住下了。終日叫書童打掃，門窗梁柱之類，畧有點染不潔，便要匠人連夜換得過心裏，方掉得下。身上衣服，穿着必耍新的，穿上了身，左……長嫌短，甚處不熨貼。

一些不當心裏，便別買段疋，另要做過鞋襪之類，多是上好綾羅，一有微污，便丟下另換。至于洗過的衣服，決不肯再着的。彼時有赴京聽調的一個官人，姓黃，表字德琬，他的寓所恰與郭家爲隣，見他行徑如此，心裏不然。後來往來得熟了，時常好言勸他道：「君家後生年紀，未知世間苦辣，錢財入手甚難。君家雖然富厚，不宜如此枉費。日復一日，須有盡時。日後後手不上了，悔之無及矣。」郭信聽罷，暗暗笑他道：「多是寒酸說話。錢財那有用得盡的時節。吾家田產不計其數，豈有後手不上之理。只是家裏沒有錢鈔，眼孔

子小故說出這等議論，全不曉得我們富家行徑的，把好言語如風過耳，一毫不理，只依着自己性子行去，不改。黃公見說不聽，曉得是縱慣了的，道看他後來怎生結果，得了官，自別過出京去了，以後絕不相聞。過了五年，有事幹，又到京中來，問問舊隣，已不見了郭家踪跡。偌大一個京師，也沒處查訪了。一日偶去拜訪一個親眷，叫做陳晟，主人未出來，先叫門館先生出來陪着，只見一個人，蓆蓆裂裂，蹉蹉將出來，認一認，却是郭信，戴着一頂破頭巾，穿着一身藍縷衣服，手攢顫抖抖的，叙了一個禮，整椅而坐。黃公看他

郭天然

臉上飢寒之色，殆不可言。惻然問道：「足下何故在此？又如此形狀？」郭信嘆口氣道：「誰曉得這樣事？錢財要沒有起來，不消用得完，便是這樣沒有了。」黃公道：「怎麼說？」郭信道：「自別尊顏之後，家父不幸弃世，有個繼娶的晚母，在喪中罄捲所有，轉回娘家。第二日去問，連這家多搬得走了，不知去向。看看家人多四散逃去，剩得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還虧得識得幾個字，胡亂在這主家，教他小學生度日而已。」黃公道：「家財沒有了，許多田業須在這，是偷不去的。」郭信道：「平時不曾曉得田產之數，也不認得田產在那一塊所在。」

一經父喪，簿籍多不見了，不知還有一畝田在那里。黃公道：當初我曾把好言相勸，還記得否？郭信道：當初接着東西使用，那管他來路是怎麼樣的，只道到底如此。見說道：要惜費，正不知惜他做甚麼。豈知今日一毫也沒來處了。黃公道：今日這邊所得束修之儀多少？郭信道：能有多少？每月千錢，不勾充身圖得個朝夕糊口，不去尋柴米就好了。黃公道：當時一日之用，也就有一年館費了。富家兒女到此地位，可憐可憐，身邊恰帶有數百錢，盡數將來送與他，以少見故人之意。少頃，主人出來，黃公又與他說了郭信出

身富貴光景教好看待他，郭信不勝感謝，捧了幾百個錢，就像獲了珍寶一般，緊緊收藏，只去守那冷板凳了。看官，你道當初他富貴時節，幾百文錢，只與他家賞人，也不爽利，而今纔曉得是值錢的，却又遲了。只因幼年時不知稼穡艱難，以致如此。到此地位，曉得值錢了，也還是有受用的。所以說敗子回頭好作家也。小子且說一回敗子回頭的正話。

無端浪子昧持籌

偌大家緣一旦休

不是丈人生巧計

夫妻怎得再同儔

話說浙江温州府有一个公子，姓姚，父親是兵部尚

疊氣未定
者最再聞
此

書、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家世富饒、積累鉅萬、周匝
百里之內、田園池塘、山林川藪、盡是姚氏之業、公子
父母俱亡、並無兄弟、獨主家政、妻上官氏、生來軟默、
不管外事、公子凡事只憑着自性而行、自恃富足有
餘、豪奢成習、奸往來這些淫朋狎友、把言語奉承他、
哄誘他、說是自古豪傑英雄、必然不事生產、手段慷
慨、不以財物爲心、居食爲志、方是俠烈之士、公子少
年心性、道此等是好言語、切切于心、見別人家算計
利息、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齷齪也下差小人不足指
數的、又懶看詩書、不習舉業、見了文墨之士、便頭紅

面熱手足無措，厭憎不耐煩，遠遠走開，只有一班捷給滑稽之人，利口便舌，脇肩諷笑，一口也少不得。又有一班猛勇驍悍之輩，拉拳舞劍，說強誇勝，自稱好漢，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說話處脾胃多燥，行事時舉步生風，是這兩種人，纔與他說得話着。有了這兩種人，便又去呼朋引類，你薦舉我，我薦舉你，市井無賴少年多來倚草附木，獻技呈能，掇臀捧屁，公子要人稱揚，大量不論好歹，一槩收納，一出入，何止百來個人扶從他，那百來個人多喫着公子，還要各人安家分倒，按月衣糧，公子皆千歡萬喜，給派不吝見

他們拿得家去，心裏方覺爽利。公子性好射獵，喜的是駿馬良弓，有門客說道：「何處有名馬一匹，價值千金，日走數百里。」公子即便如數發銀，只要買得來，不爭價，或多少，及至買來，但只毛片好看，畧畧身材高聳些，使道值的了，有說貴的，到反不快，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人曉得性子，看見買了物事，只是贊美上，前了，遇說有良弓的，也是如此。門下的人，又要利落，又要逢迎，買下好馬一二十匹，好弓三四十張，公子揀一匹最好的，時常乘坐，其餘的隨意聽騎，每與門下衆客相約，各騎馬持弓，分了路數，縱放轡頭，約

却是句
話較下
官民名勝
多矣

在某處相會、先到者有賞、後到者有罰、賞的多、出公
子已財、罰不過罰酒而已、只有公子先到、眾皆罰酒、
又將大觥上公子稱慶、有時分爲幾隊、各去打圍、須
臾合爲一處看擒獸多寡、以分賞罰、賞罰之法、一如
走馬之例、無非只是借名取樂、似此一番、所費酒食
賞勞之類、已自不少了、還有時聯鑣放馬、踏傷了人
家田禾、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
是慷慨好勝的人、門下客人又肯幫襯道、公子們出
外、寧可使小百姓已不得來、不可使他愁悵、我每來、
今若有傷損了他家、便是我每不是、後來他望見就

公子雖敗
乃好人也
若好人不
數

怕了，必須加倍賠他。他每道有些便宜，方才贊嘆公子，巴不得公子出來行走了。公子大加點頭道：「說得極有見識，因而估值損傷之數，分付寧可估好看些，從重賠還，不要虧了他們門客。私下與百姓們說通了，得來平分，有一分說了七八分說去，公子隨即賠償，再不論量。這又是射獵中分外之費，時時有的，公子身邊最講得話，像心稱意的，有兩個門客，一個是蕭管朋友賈清夫，一個是拳棒教師趙能武，一文一武，出入不離左右。雖然獻諂劾勤，哄誘攬殺的人，不計其數。大小事多要串通得這兩個方纔弄得成。這

兩個一鼓一板、只要公子出脫得些、大家有味、一日公子出獵、草叢中驚起一個兔來、兔兒騰地飛跑、公子放馬趕去、連射兩箭、射不着、恰好後騎隨至、趙能武一箭射個正着、兔兒倒了、公子拍手大笑、因貪趕兔兒、路來得遠了、肚中有些飢餓起來、四圍一看、山明水秀、光景甚好、可惜是個荒野去處、並無酒店、飯店、賈清夫與一羣少年、隨後多到、大家多說道、好一個所在、只該聚飲一回、公子見說、興高得不耐煩、問問後頭跟隨的、身邊銀子也有、銅錢也有、只沒設法酒餚處、趙能武道、眼面前就有東西、怎苦沒有、衆人

道有甚麼東西、趙能武道、只方纔射倒的兎兒、尋些
火煨起、也勾公子下酒、賈清夫道、若要酒時、做一匹
快馬不着、跑他五七里路、遇个村坊去處、好反尋得
些來、只不能勾多帶得、可以暢飲、公子道、此時便些
少也好、正在商量處、只見路旁有一簇人、老少不等、
手裏各拿着物件、走近前來、迎候道、某等是村野小
人、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今日難得遇公子貴步、
至此、設備瓜果雞黍、村酒并載數品、聊獻從者一飯、
公子聽說是酒肴、喜動顏色、回顧一班隨從的道、天
下有這樣、奏巧的事、知趣的人、賈清夫等一齊拍手

道此皆公子吉人天相酒食之來如有神助各下了馬打點席地而坐野老們道既然公子不嫌飲食粗糲何不竟到舍下坐飲椅桌俱便乃在此草地之上喫酒不像模樣衆人一齊道妙妙知趣得緊野老們恭身在前引路衆人扶從了公子一擁到草屋中來那屋中雖然窄狹也到潔淨擺出椅桌來揀一隻齊整些的古老椅子公子坐了其餘也有坐椅的也有坐凳的也有扯張稻床來做杌子的團團而坐喫出興頭來這家老小們供應不迭賈清夫又打着獵鼓兒道多拿些酒出來我們要喫得快活公子是不斷

人的這家子將醞下的杜茅柴不住的盪來吃得東倒西歪撐腸拄腹又道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大凡人在飢渴之中覺得東西好喫况又在興趣頭上就是肴饌粗些雞肉肥些酒味薄些一總不論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公子不勝之喜門客多幫襯道這樣奏趣的東道主人不可不厚報他的公子道這自然該的便教賈清夫估他約費了多少清夫在行多說了些公子教一倍償他三倍管事的和衆人剋下了一倍自得只與他兩倍這家子道已有子對合利錢怎不歡喜當下公子上馬回步老的小

公子氣質

的多來馬前拜謝兼送公子。公子一發快活道：「這家子這等殷勤，確能武道，不但敬心，且有禮數。」公子再教後騎賞他，管事的策馬上前問道：「賞他多少？」公子叫打開銀包來，看見有幾兩零碎銀子，何止千百來。鬼公子道：「多與他們罷，論甚麼多少？」用手只一搥，銀子鬼鬼落地，只剩得一個空包。那些老小們看見銀子落地，大家來搶，也顧不得尊卑長幼，拉扯拽拽，儘統撞撞溜撒的，拾了大塊子，又來拈撒，蓮奔的將拾到手，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老人家戰抖抖的，拿得一塊，灰也不放，還累了兩個地滾。公子看此光景，與

衆客馬上拍手大笑道：天下之樂無如今日矣。公子此番雖費了些賞賜，却噪盡了脾胃，這家子賠了些辛苦，落得便宜多了。這个消息傳將開去，鄉里人家只嘆惜無緣不得遇着公子，自此以後公子出去，就有人先來探聽馬首所向，村落中無不整頓酒食爭來迎接，真个是

東馳西人已爲備饌。南獵非人就去戒厨，士有餘糧。馬多剝草一呼百諾。顧盼生輝。此送彼迎。尊榮莫並。憑他出外。速旬樂不必先營。隔宿裝。

公子到一處一處如此。這些人也竭力奉承。公子也

加意報答，還自歎然道：賞勞輕微，謝他們厚情不來。衆門客又齊聲力贊道：此輩乃小人，今到一處，即便供帳備具，奉承公子，勝于君王，若非重賞，何以示勸。公子道：說得有理，每每賞了，又賞，有增無減。元來這圈套多是一班門客，串同了百姓們，又是賈趙二人先定了去向，約會得停當，故所到之處，無不如意。及至得來賞賜，盡皆分取，只是攬撥多些了。親眷中有老成的人，叫做張三翁，見公子日逐如此費用，甚爲心疼。他曾見過當初尚書公行事來的，偶然與公子會間，勸諷公子道：宅上家業豐厚，先尚書也不純仗

高書如
加其不
之
費
謝
天

做官得來的宦囊，多半是算計做人家來的。老漢曾
經眼見先尚書早起晏眠，算盤天平，文書簿籍，不離
手，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變而變孔，費唇
費舌，畧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動顏色，如此掙來的家
私，非同容易。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與先尚書苦掙
之意，太不相同了。公子面色通紅，未及回答，賈清走
趙能武等一班兒朋友，大嚷道：「這樣氣量淺陋之言，
怎麼在公子面前講？」公子是海內豪傑，豈把錢財放
在眼孔上？況且人家天做不在人爲，豈不聞李太白
有言：「天生吾才，終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先尚書這

些孜孜爲利，正是差處。公子不學舊樣，盡改前非。是公子超羣出衆英雄不羈之處。豈田舍翁所可曉哉。公子聽得這一番說話，方纔覺得有些吐氣揚眉，心裡放下。張三翁見不是頭，曉得有這一班小人料想好言不入，再不開口了。公子被他們如此舞弄了數年，弄得囊中空虛，看看手裡不能接濟，所有倉房中庄舍內積下米糧，或時雜銀使用，或時即發米代銀，或時先有照單移銀子用了，秋收還米，也就東扯西拽，不能如意。公子要噪脾時，有些掣肘不爽利。門客每見公子世業不曾動損，心裡道：這裏面儘有大想。

弄得不

頭與賈趙二人商議定了，來見公子獻策道：「有一妙着，公子再不要愁沒銀子用了。」公子正苦銀子短少，一聞此言，欣然起，問道：「有何妙計？」賈趙等拍手畫脚道：「公子田連阡陌，地占半州，足跡不到所在，不知多少，這許多田地，大畧多是有勢之時，小民投獻，富家餽送，原不盡用價銀買的，就有些買的，也不過債利盤算，准折將來，或是戶絕人窮，止剩得些礮田瘠地，只得收在戶內，所值原不多的，所以而今荒蕪的多，開墾的少，租利沒有，錢糧要緊，這些東西留在後邊，貽累不淺的。」公子看來，不過是些土泥，小民得了，自

家用力耕種，纔方是有用的。公子若把這些作賞賜之費，不是土泥盡當銀子用了，亦且自家省了錢糧。之累。公子道：我最苦的是時常來要我完甚麼錢糧，激聒得不耐煩。今把來推將去，當得銀子用，這是極便宜的事了。自此公子每要用銀子之處，只寫一紙賣契，把田來送去，那得田的心裏巴不得，反要粧个腔兒說不情願，不如受些現物好。門客每故意再三解勸，強他拿去。公子蹴踏不安，惟恐他不受。直等他領了文契，方掉得下。所有良田美產，有富戶欲得的，先來通知了賈趙二人，借打獵爲名，迂道到彼家邊。

極意酒食款待，還有妻獻子的，或又有接了娼妓，養在家裏，假做了妻女來與公子調情的，公子便有些曉得，只是將錯就錯，自以為得意，喫得興闌將行，就請公子寫契作實，公子寫字不甚利便，門客內有善寫的，便來執筆，一個算價錢，一個查簿籍，寫完了，只要公子押字，公子也。不知。因在那裏好的，反的，貴的，賤的，見說押字，即便押了，又有時友有幾兩銀子找將出來，與公子用，公子却像落得的，分外喜歡，如此多次，公子連押字也不耐煩了，對賈清夫道：「這些時，不要我拿銀子出來，只寫張紙，頗覺便當，只是定要。」

也只是好
名之心

我執筆押字，我有些倦了。趙能武道，便是我們搭着鎗棒，且溜撒。只這一管筆，重得可厭。相賈清夫道：這个不打緊，我有一策，大家可以省力。公子道：何策？賈清夫道：把這些賣契套語，刊刻了板，空了年月，刷印百張，放在身邊。臨時只要填寫某處，及多少數目，注了年月，連公子花押，也另刻了一個，只要印上去，豈不省力？公子道：妙妙，却有一件，賣契刻了印板，這些小見識的，必然笑我。我那有氣力，逐個與他辨。我做一首口號，也刻在後面，等別人看見的，曉得我心事。開濶不比他們猥瑣的。賈清夫道：口號怎麼樣的？公

此原傳中
詩中
逢人口
不似痴
入語

子道我念來你們寫着

千年田土八百翁

何須苦苦較雌雄

古今富貴知誰在

管采山河總是空

去時却似來時易

無他還與有他同

若人笑我亡先業

我笑他人在夢中

念罷叫一個門客寫了賈清夫道公子出口成章如此何愁不富貴些須田業不足戀也公子若刻此佳作在上面了去得一張與公子揚名一張矣公子大喜依言刻了每日印了十張張帶在賈趙二人身邊行到一處遇要賞賜即取出來填注幾字印了个花

押即已成契了。公了笑道：「真正簡便。此後再不消捏筆了。快活快活。其中門客每自家要的，只須自家寫注偷用。總押一發，不難如此。過了幾時，公子只見逐日費得幾張紙，一毫不在心上。豈知皮裏走了肉，田產俱已蕩盡。公子還不知覺，但見供給不來，米糧不繼，印板文契，丟擱不用。要此使費，別無來處。問問家人，何不賣些田來用度？方知田多沒有了。門客看見公子艱難了此，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過得日子，的漸漸散去不來。惟有賈趙二人，哄得家裏甕滿，甕滿還想道：「賤駝尚有千斤肉，戀着未去，勸他把

大房子賣了，得中人錢，又替他買小房子住，得後手錢，搬去新居，不像意，又與他算計改造，置買木石，落他的，造得像樣，手中又缺了，公子自思賓客既少，要這許多馬也沒幹，托着二人，把來出賣，比原價只好十分之一二，公子問爲何差了許多，二人道：「騎了這些時，走得路多了，價錢自減了，公子也不計論，見着銀子，且便接來應用，起初還留着自已騎坐，兩三匹好的，後來因爲賞賚無處，隨從又少，把个出獵之興，叠起，在三十三層高閣上了，一總要馬沒幹，且喂養費力，賈趙二人也設法賣了去，價錢不多，又不盡到

得公子手裏，勾他幾時用，只得又商量賣那新居，枉自裝修許多，性急要賣，只賣得原價，送到手，新居既去，只得賃居而住。一向家中牢曹什物，沒處藏疊，半把價錢，爛熳送掉，到得遷在賃的房子，內時連買趙二人，也不來了。惟有妻上官氏，隨起隨倒，當初風花雪月之時，雖也曾勸凍幾次，如水投石，落得反目，後來曉得這音無用，只得憑他。上官氏也是富貴出身，只會喫到口茶飯，不曉得甚麼經求，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公子有時，他也有得用，公子沒時，他也沒了。兩個住在賃房中，且用着賣房的銀子度日，走出街

趙能武人
色

上來遇見舊時的門客，一个个多新鮮衣服，僕從跟隨。初時撞見公子，還畧畧叙寒溫。已後漸漸掩面而過。再過幾時，對面也不來。想着一日早晨撞着了趙能武。能武道：公子曾喫早飯未曾？公子道：正來買些點心喫。趙能武道：公子且未要喫點心，到家裏來坐坐。喫一件東西去。公子隨了他到家裏。趙能武道：昨夜打得一隻狗，煨得糜爛在這里，與公子同享。果然拿出熱騰騰的狗肉來。與公子一同狼餐虎噬，喫得盡興。公子回來飽了一日。心裏道：他還是個好人。沒些生意，便去尋他。後來也常時躲過，不十分招攬。

賈清夫遇着公子，原自滿面堆下笑來，及至到他家裏坐着，只是泡些好清茶來請他，評品些茶味，說些空頭話，再不然趨着脚兒，把管簫閒吹一曲，只當是他的敬意，再不去破費半文錢鈔，多少弄些東西來點飢公子，忍餓不過，只得別去。此外再無人理他了。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個達者，初見公子敗時，還來上張爭論，後來看他行徑，曉得不了，索性不來管他，意要等他乾淨了，喫盡窮苦滋味，方有回轉念頭的日子。所以富時也不來勸戒，窮時也不來資助，只像沒相干的一般。公子手裏罄盡衣食，不敷家

中別無可賣，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沒做思量處，痴算道：若賣了他去，省了一個口食，又可得些銀兩用用，只是怕丈人，開不得這口，却是有了這個意思，未免露些光景出來。上官翁早已識破其情，想道：省得他家蠻做出事來，不免用個計較，哄他在圈套中了，慢作道理，遂挽出前日勸他好話的那個張三翁來，托他做個說客，商量說話完了，竟來見公子，公子因是前日不聽其言，今荒涼光景了，羞慚滿面，張三翁道：「郎君纔曉得老漢前言，不是迂濶麼？」公子道：「惶愧惶愧。」張三翁道：「近聞得郎君度日艱難，有將令正娘

子改適之意，果否如何？公子滿面通紅了道：「自幼夫妻之情，怎好輕出此言，只是絕無來路，兩口飢食，不給，惟恐養他不活，不如等他別尋好處安身，我又省得多一個口食，他又有着落了，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餓，所以有這一點念頭，還不忍出口。」張三翁道：「果有此意，作成老漢做個媒人，何如？」公子道：「老丈有甚麼好人家在肚裏麼？」張三翁道：「便是有個人，叫老漢打聽，故如此說。」公子道：「就有了人家，岳丈面前，怎好感齒？」張三翁道：「好教足下得知，令岳正爲足下敗完了人家，令正後邊日子難過，儘有肯改嫁之意，只是在

二亥... 卷三二... 二
足下身邊起身甚不雅相，令岳欲待接着家去，在他家門裏擇配人家。那時老漢便做個媒人，等令正嫁了出去，寂寂裏將財禮送與足下，方爲隱秀，不傷體面。足下心裏何如？公子道：如此委曲最妙，省得眼睜睜的，我與他不好分別，只是既有了此意。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我在那里問消息。張三翁道：只消在老漢家裏討回話，一過去了，就好成事體。我也就來回覆你的，不必挂念。公子道：如此做事，連房下面前，我不必說破，只等岳丈接他歸家便了。張三翁道：正是，正是，兩下別去。上官翁一徑打發人來接了女。

竟回家住了。過了兩日，張三翁走來見公子道：「事已成了。」公子道：「是甚麼人家？」張三翁道：「人家豪富，也是姓姚。」公子道：「既是富家，聘禮必多了。」張三翁道：「他們道是中年再醮，不肯出多，是老漢極力稱贊賢能，方得聘金四十兩。你可省喫儉用些，再若輕易弄掉了，別無來處了。」公子見就有了銀子，大喜過望，口口稱謝。張三翁道：「雖然得了這幾兩銀子，一入豪門，終身不得相見了。爲何如此快活？」公子道：「譬如兩個一齊餓死了，而今他既落了好處，我又得了銀子，有甚不快活處？」元來這銀子，就是上官翁的，因恐他把女兒

當真賣了，故裝成這個圈套，接了女兒家去，把這些銀子暗暗助他賄度，試看他光景，公子銀子接到手，手段濶慣了的，那里勾他的用，況且一向處了不足之鄉，未免房錢柴米錢之類，拮欠些在身上，拿來一出摩訶薩，沒多幾時，手裏又空，左顧右盼，別無可賣，單單剩得一個身子，思量索性賣與人了，既得身錢，又可養口，却是一向是個公子，那個來兜他，又兼目下已做了單身光棍，種火又長，柱門又短，誰來要這一個廢物，公子不揣各處央人尋頭路，上官翁知道了，又拿幾兩銀子，另挽出一個來，要了文契，叫庄客收

齊桓在此
魯不自知

他在庄上用庄客就假做了家主與他約道你本富貴出身故此價錢多了既已投靠就要隨我使用禁持苦楚不得違慢說過方收留你公子思量道我當初富盛時家人幾十房多是喫了着了閒蕩的有甚苦楚處一力應承道這個不難既已靠身但憑使喚了公子初時看見遇餵喫餽遇粥喫粥不消自己經營頗謂得計誰知隔得一日庄客就限他功課起來早晨要打柴日裡要挑水晚要舂穀碾米勞勛苦骨沒一刻得安閒略略推故懈惰就拿大棍了嚇他公子受不得那苦不勾十日蹙地逃去庄客受了上

官翁分付，不去追他，只看他怎生着落。公子逃去兩日，東不着邊，西不着際，肚裏又餓，不過看見乞兒每討飯，討得來到，有得喫，只得也皮着臉去討些充飢，討了兩日，挨去乞兒隊裏做了一件了，自家想着當年的事，還有些氣，做心高，只得作一長歌，當做似蓮花落滿市，唱着乞食歌曰：

人道光陰疾似梭，我說光陰兩樣過。昔日繁華人羨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我也曾輕裘肥馬，栽高軒，指麾萬眾，驅山前一聲圍合，魑魅驚，百姓遂迎如神明。今日黃

金散盡誰復矜，朋友離羣獵狗意。晝無飽粥夜無眠，落得街頭唱哩蓮。一生兩截誰能堪，不怨爺娘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當日結妖魔。而今無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

上官翁曉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教人密地分付了一班乞兒，故意要凌辱他，不與他一路乞食。及至自家討得些須來，又來搶奪他的，沒得他喫飽，略略不順意，便嚇他道：「你無理，就扯你去告訴家主公子。」就慌得手脚無措，東躲西避，又沒個着身之處。真個是凍餒憂愁，無件不嘗得到了。上官翁道：「奈何得他也。」

勾了，乃先把一所大莊院，與女兒住下了，在後門之
傍，收拾一間小房，被窩什物，略略備些在裡邊，又叫
張三翁來，尋着公子，對他道：「老漢做媒不久，怎知你
就流落此中了。」公子道：「此中了，可憐眾人，還不容我，
張三翁道：「你本大家，爲何反被乞兒欺侮，我曉得你
不是怕乞兒，只是怕見你家主，你主幸不遇着，若是
遇着，送你到牢獄中，追起身錢來，你再無出頭日子。
了。」公子道：「今走身無路，只得聽天命，早晚是死，不得
見你了。」前日你做媒嫁了我妻子出去，今不知好過
日子否，說罷大哭。張三翁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你。」

說你妻子今爲豪門主母，門庭貴盛，與你當初也差不多。今托我尋一個管後門的，我若薦了你去，你只管晨昏啟閉，再無別事，又不消自費，享着安樂茶飯。這可好麼？公子拜道：若得如此，是重生父母了。張三翁道：只有一件，他原先是你妻子，今日是你主母，必然羞提舊事，你切不可妄言放肆，露了風聲，就安身不牢了。公子道：此一時，彼一時，他如今在天上，我得收拾門下，免致溝壑，便爲萬幸了。還敢妄言甚麼。張三翁道：既如此，你隨我來，我幫襯你成事便了。公子果然隨了張三翁去，住在門外等候回音。張三翁去

了好一會來對他道好了好了事已成了你隨我進
來遂引公子到後門這間房裏來但見

床帳皆新器具相備蕭蕭一室強如菴寺墳堂寂
寂數下已露霜風雨雖單身之入臥審容勝之
易安

公子一向草棲露宿受苦多了見了這一間清淨房
宇器服整潔喫驚問道這是那個住的張三翁道此
即看守後門之房與你住的了公子喜之不勝如入
仙境張三翁道你主母家富故待僕役多齊整他着
你管後門你只坐在這間房裏喫自在飯勾了憑他

主人在前面出入，主母在裏頭行止，你一切不可窺探。他必定羞見你，又萬不可走出門一步。倘遇着你舊家主，你就住在此不穩了。再三叮囑而去。公子喫過苦的，謹守其言。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二來怕露出蹤跡，撞着舊主人的是非出來。呆呆坐守門房，不敢出外。過了兩個月餘，只是如此。上官翁曉得他野性已收了，忽一日叫一個人擎一封銀子與他，說道：主母生日，衆人多有賞，說你管門沒事，賞你一錢銀子買酒喫。公子接了想，一想這日正是前邊妻子的生辰，思量在家富盛之時，多少門客來作賀慶。

酒興頭、今却在別人家了、不覺淒然淚下、藏着這包銀子、不捨得輕用、隔幾日、又有個人走出來道、主母喚你後堂說話、公子喫一驚道、張三翁前日說他羞見我面、叫我不要露形、怎麼如今喚我說話起來、我怎生去相見得、又不好推故、只得隨着來人、一步步走進中堂、只見上官氏坐在裏面、儼然是主母尊嚴、公子不敢擡頭、上官氏道、但見說骨門的姓姚、不曉得就是你、你是富公子、怎在此與人守門、說得公子羞慚滿面、做聲不得、上官氏道、念你看門勤謹、賞你一、封銀子、買衣服穿去、丫鬟遞出來、公子稱謝受了、

上官氏分付原科領了門房中來公子到了房中斷
開封筒一看乃是五錢足紋心中喜歡把來與前次
生日裏賞的一錢并做一處包好藏在身邊就有一
班家人來與他慶鬆哄他拿出些來買酒喫公子不
肯衆人又說不好獨難爲他一個我們大家湊些有
個平太公子捏着銀子道錢財是難得的我藏着後
身用處這攙閒好漢再不做衆人強他不得只得
得散了一日黃昏時候一個丫鬟走來說道主母叫
他進房中來問舊時說話公子不肯道夜曉間不
說話時節我在此住得安穩萬一有些風吹草動

要我官門起來，趕出去，就是個死。我只是守着這斗，
守住了你，與我同覆主母一聲，決不敢胡亂進來的。
上官翁逐時叫人打聽，見了這些光景，曉得他已知
苦辣了，遂又去挽郭三翁來看公子。公子見了，深
謝他薦舉之德。張三翁道：「此固好過日子否？」公子道：「
此間無憂衣食，吾可以老成在室內了，皆老丈之恩。
也若非老丈，吾此時不知性命在那裏，只有一件，喫
了白飯，閒過日子，覺得可惜。吾今積起幾錢銀子，在
手裏，不捨得用。老丈是好人，怎生教導我一個生利
息的方法兒，或做些本等手業，也不枉了。」張三翁笑

果是深遠
而得非易
場也

道你幾時也會得惜光陰惜財物起來了，公子也笑道不是一時學得的，而今曉得也遲了。張三翁道，我此來單爲你有一親眷要來會你，故着我先來通知。公子道，我到此地位，親眷無一人理我了，那個還來要會我。張三翁道，有一個在此，你隨我來。張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只見一個人在裏面，巍冠大袖，高視濶步，踱將出來。公子望去看見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公子叫聲阿也，失色而走。張三翁趕上，一把拉住道，是你的令岳爲何見了就走。公子道，有甚麼面孔見他。張三翁道，自家丈人有甚麼見不得。公子道，

解鈴原是
繫鈴人

妻子多賣了，而今還是我的丈人。張三翁道：他見你有些務實了，原要把女兒招你。公子道：女兒已是此家的主母，還有女兒在那裡？張三翁道：當初是老漢做媒賣去，而今原是老漢做媒還你。公子道：怎麼還得張三翁道：痴騃子，大人家的女兒，豈肯再嫁人。前日恐怕你當真胡行起來，令岳叫人接了家去，只說嫁了，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又恐怕你凍餓，在外邊了，故着老漢設法了。你家來收拾在門房裏，今見你心性轉頭，所以替你說明。原等你夫妻完聚，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公子道：怪道。

住在此多時，只見說主母從不見甚麼主人出入，我守着老實，不敢窺探一些，豈知如此就裏。元來岳丈恁般費心，張三翁道：還不上前拜見他去，一手扯着公子，走將進來。上官翁也奏將上來，撞着道：你而今記得苦楚，省悟前非了麼？公子無言可答，大哭而拜。上官翁道：你痛改前非，我把這所房子與你夫妻兩個住下，再撥一百畝田，與你管運，做起人家來。若是飽煖之後，舊性復發，我即時逐你出去，連妻子也不許見面了。公子哭道：經了若干苦楚過來，今受了岳丈深恩，若再不曉得省改，真猪狗不值了。上官翁領

他進去、與女兒相見、夫妻抱頭而哭、說了一會、出來謝了張三翁、張三翁臨去、公子道、只有一件不乾淨的事、倘或舊主人尋來、怎麼好、張三翁道、那里甚麼舊主人、多是你令岳捏弄出來的、你只要好做人家、再不必別慮、公子方得放心、住在這房子裡、做了家主、雖不及得富盛之時、却是省喫儉用、勤心苦力、衣食儘不缺了、記恨了日前之事、不容一個閒人上門、那賈清夫趙能武、見說公子重新做起人家來了、合了一伴、來拜望他、公子走出來道、而今有飯、我要自喫、與到位往來不成了、賈清夫把些趣話來說說、議

論些蕭管、趙能武、又說某家的馬健、某人的弓硬、某處地方禽獸多、公子只是冷笑、臨了道、兩兒看有似我前日這樣主顧也、來作成我做一夥同去、賺他些兒、兩人見說話不是頭、掃興而去、上官翁見這些人、又來歪纏、把來告了一狀、搜根剔齒、查出前日許多隱漏、白占的田產來、盡歸了公子、公子一發有了家業、夫妻竟得溫飽而終、可見前日心性、只是不曾喫得苦楚過、世間富貴子弟、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難爲妙、至于門下往來的人、尤不可不慎也。

貧富交情只自知

翟公何必署門櫺

今朝敗子回頭日。

便是奸徒退運時。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

生死繇來一樣情，豈箕燃豈並根生。

詩曰：存亡姊妹能相念，可笑閻牆親弟兄。

話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有個侍御李十一郎，名行條，妻王氏夫人，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條敬之如賓。王夫人有個幼妹，端妍聰慧，夫人極愛他，常領他在身邊鞠養，連行條也十分愛他，如自家養的一般。一日行條在族人處赴婚禮，喜筵就在這家歇宿，晚間忽做一夢，夢見自身再娶夫人，燈下把

新人認看不是別人，正是王夫人的幼妹，猛然驚覺，心裡甚是不快活。巴到天明，連忙歸家，進得門來，只見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門坐着，將手頻頻拭淚，行脩問着不答。行脩便問家人道：「夫人爲何如此？」家人道：「今早當厨老奴在厨下自說，五更頭做一夢，夢見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夫人知道了，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行脩聽罷，毛骨聳然，驚出一身冷汗，想道：「如何與我所夢正合？」他兩個是恩愛夫妻，心下十分不樂，只得勉強勸諭。夫人道：「此老奴顛顛倒倒，是因悲惜之人，其夢何足憑。」

准口裡雖如此說，心下因是兩夢不約而同，終久有些疑惑，只見隔不多幾日，夫人生出病來，累醫不效，兩月而亡，行脩哭得死而復甦，書報岳父王公，王公舉家悲慟，因不忍斷了行脩親誼，回書還答，便有把幼女續婚之意，行脩傷悼正極，不忍說起這事，堅意回絕了岳父，子時有個術秘書衛隨，最能廣識天下奇人，見李行脩如此思念夫人，突然對他說道：侍御懷想亡夫人如此深重，莫不要見他麼？行脩道：一死永別，如何能勾再見？秘書道：侍御若要見亡夫人，何不去問鴉桑王老？行脩道：王老是何人？秘書道：不必

又

說破侍御只牢牢記着稠桑王老四字，少不得有相會之處。行脩見說得作怪切切，記之于心。過了兩三年，王公幼女越長成了。王公思念亡女，要與行脩續親，屢次着人來說。行脩不恐背了亡夫人，只是不從。此後除授東臺御史，奉詔出關，行次稠桑驛。驛館中先有勅使住下了，只得討個官房歇宿。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行脩聽得稠桑二字，觸着便自思想上，莫不甚麼王老正在此處，正要跟尋問，只聽得街上人亂嚷，行脩走到店門邊一看，只見一夥人團團圍住一個老者，你扯我扯，你問我問，纏得一個頭昏眼

指行脩問店主人道、這些人何故如此、主人道、這個老兒姓王、是個希奇的人、善談祿命、鄉里人敬他如神、故此見他走過、就纏住他問禍福、行脩想着衛秘書之言道、元來果有此人、便叫店主人快請他到店相見、店主人見行脩是個出差御史、不敢稽延、撥開人叢、走進去、扯住他道、店中有個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請衆人、見說是官府請、放開圍、讓他出來、一哄多散了、到店相見、行脩見是個老人、不要他行禮、就把想念亡妻、有衛秘書指引來求他的話、說了一遍、便道、不知老翁果有奇術、能使亡魂相見否、老人道、十

七卷

名奇

一、郎要見亡夫人，就是今夜罷了。老人前走，叫行脩打發開了左右，引了他一路走入一個土山中。又陞一個數丈的高坡，坡側隱隱見有個叢林。老人便住在路傍，對行脩道：「郎可走去林下，高聲呼妙子，必有人應。」應了，便說道：「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借妙子同着亡妻行脩，休言走去林間，呼着果有人應。」又依着前言說了。少頃，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走出來道：「九娘子差我隨十一郎去說罷，便折竹二枝，自跨了一枝，一枝與行脩跨跨上，便同馬一般快行，勾三四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前有門，女

子道，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乃是賢夫人所居。行脩依言趨至其處，果見十數年前一個死過的丫頭出來拜迎，請行脩坐下。夫人就走出來，涕泣相見。行脩伸訴離恨，一把抱住不放。却待要再講歡會，王夫人不肯道：「今日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妾之患。若是不忘平日之好，但得納小妹爲婚，續此姻親，妾心願畢矣。」所要相見，只此奉託言罷。女子已在門外厲聲催叫道：「李十一郎速出行脩，不敢停留。含淚而出。女子依前與他跨了竹枝同行，到了舊處，只見老人頭枕一塊石頭，眠着正睡，聽得脚步響，曉得

是行脩到了走起來問道可如意麼行脩道幸已相
會老人道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依言送妙子
到林間高聲稱謝回來問老人道此是何等人老人
道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復引行脩到了
店中只見壁上燈盞熒熒槽中馬啖芻如故僕夫等
箇箇熟睡行脩疑道做夢却有老人尚在可証老人
當卽辭行脩而去行脩嘆異了一番因念妻言諄懇
纔把這段事情備細寫與岳丈王公從此遂續王氏
之婚恰應前日之夢正是

舊女婿爲新女婿

大姨夫做小姨夫

古來只有娥皇女英，姊妹兩個，一同嫁了舜帝。其他姊妹亡故，不忍斷親，結上小姨，乃是世間常事。從來沒有個亡故的姊妹，懷此心願，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今日小子先說此一段異事，見得人生只有這一個情字，至死不泯的，只爲這王夫人身子雖死，心中還念着親夫恩愛，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歡的，一點情不能忘，所以陰中如此主張了。其心願，這個還是做過夫婦多時的，如此有情，未足爲怪。小子如今再說一個不曾做親過的，只爲不忘前盟，陰中完了自己姻緣，又替妹子聯成婚事，怪怪奇奇，真真假假，說

來好聽有詩爲証

還魂從古有

借體亦具常

誰攝生人魄

先將宿願償

這本話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間揚州有個富人姓吳曾做防禦使之職人都叫他做吳防禦住居春風樓側生有二女一個叫名興娘一個叫名慶娘慶娘小興娘兩歲多在襁褓之中隣居有個崔使君與防禦往來甚厚崔家有子名曰興哥與興娘同年所生崔公卽求聘興娘爲子婦防禦欣然相許崔公以金鳳釵一隻爲聘禮定盟之後崔公合家多到遠方爲官

去了一去一十五年，竟無消息回來。此時與娘已一十九歲，母親見他年紀大了，對防禦道：「崔家與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今與娘年已長成，豈可執守前說，錯過他青春？」防禦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許吾故人了，豈可因他無耗，便欲食言？」那母親終久是婦人家識見，見女兒年長無婚，眼中看不過意，日日與防禦絮聒，要另尋人家。與娘肚裡一心專盼崔生來到，再沒有二三的意思。雖是虧得防禦有正經，却看見母親說起激聒，便暗地恨命自哭，又恐怕父親被母親纏不過，一時更變起來，心中長懷着憂慮，只

可憐

酒樓事

願崔家郎早來得一日也好，眼睛幾望穿了，那里叫得崔家應，看看飯食減少，生出病來，沉眠枕席，半載而亡。父母與妹及合家人等多哭得發昏，章第十一臨人殮時，母親手持崔家原聘這隻金鳳釵，撫屍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死，我爾之何益？見了徒增悲傷，與你戴了去罷。就替他插在髻上，蓋了棺。三日之後，擡去殮在郊外了。家裡設個靈座，朝夕哭奠，殮過兩個月，崔生忽然來到，防禦迎進，問道：郎君一向何處？尊父母平安否？崔生告訴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沒于任所，家母亦先亡了數年，小婿在彼守

喪今已服除，完了殯葬之事，不遠千里，特到府上來完前約，防禦聽罷，不覺吊下泪來道：「小女與娘薄命，爲思念郎君成病，於兩月前飲恨而終，已殯在郊外了。郎君便早到得半年，或者還不到得死的地步。今日來時，却無及了。」說罷，又哭。崔生雖是不曾認識，與娘未免感傷起來。防禦道：「小女殯事雖行，靈位還在。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也使他陰魂曉得你來了。」噙着淚眼，一手拽了崔生，走進內房來。崔生擡頭看時，但見

紙帶飄搖，冥童綽約，飄搖紙帶，盡寫着梵字金字。

綽約冥童對捧着銀盆繡幌一縷爐烟常爇雙臺
燈火微焚影神圖画個絕色的佳人白水牌寫着
新亡的長女

崔生看見了靈座拜將下去防禦拍着桌子大聲道
興娘吾兒你的丈夫來了你靈魂不遠知道也未說

不出不
哭

罷放聲大哭合家見防禦說得傷心一齊號哭起來
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連崔生也不知陪下了
多少眼淚哭罷焚了些楮錢就引崔生在靈位前拜
見了媽媽媽媽兀自哽哽咽咽的還了個半禮防禦
同崔生出到堂前來對他道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

遠今既來此，可更無家信，甯不要論到親情，只是故人之子，却同生，所以與娘沒故，自同外人，卽令人替崔生搬行李來，收拾門側一個小書房，與他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親熱，將及半月，正值清明節，屆防禦念興娘新亡，合家到他塚上，掛錢祭掃。此特興娘之妹慶娘，已是十七歲，一回媽媽擡了轎到姊姊坟上去了，只留崔生一個在家中看守。大凡好人家女眷，出外稀少，到得時節頭邊，看見春光明媚，巴不得尋個事，尋來外邊散心耍子。今日雖是到興娘新坟上，心中懷着悽慘的，却是荒郊野外，桃紅柳綠，

正是女眷們房裏去處，盤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方纔到家。崔生步出門外等候，望見女轎二乘來了，走在門左迎接。前轎先進，後轎至前，到生身邊經過，只聽得地下磚上鏗的一聲，却是轎中掉一件物事出來。崔生待轎過了，急去拾起來看，乃是金鳳釵一隻。崔生知是閨中之物，急欲進去納還，只見中門已閉。元來防禦合家在坡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帶了些酒意，進得門，便把來關了，收拾睡覺。崔生也曉得這個意思，不好去叫得門，且待明日未遲。回到書房，把釵子放好在書箱中了，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

身軀苦、寄跡人門、雖然相、如子骨一般、終非久計。
如何是個結果、門上、嘆了幾聲、上了床、止
要就枕、忽聽得有人扣門響、崔生問道是那個、不見
回言、崔生道是錯聽了、方要睡下去、又聽得敲的畢
畢剝剝、崔生高聲又問、又不見聲響了、崔生心疑、坐
在床沿、正要穿鞋到門邊靜聽、只聽得又敲響了、却
只不見則聲、崔生忍耐不住、立起身來、幸得殘燈未
熄、重搽亮了、拿在手裡、開出門來、一看燈却明亮、見
得明白、乃是十七八歲一個美貌女子、立在門外、看
見門開、即便褰起布簾走將進來、崔生大驚、嚇得倒

還了兩步，那女子笑容可掬，低聲對生道：「郎君不認得妾耶？」妾卽興娘之妹慶娘也。適纔進門時，墜釵轎下，故此乘夜來尋郎君。曾拾得否？崔生見說，是小姨，恭恭敬敬答應道：「適纔娘子乘轎在後，果然落釵在地。」小生當時拾得，卽欲奉還，見中門已閉，不敢驚動，畱待明日。今娘子親尋至此，卽當持獻。就在書箱取出，放在桌上道：「娘子請拿了去。」女子出纖手來取釵，插在頭上了，笑嘻嘻的對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拾得，妾亦不必乘夜來尋了。如今已是更闌時候，妾身出來了，不可復進。今夜當借郎君枕席侍寢一宵。」崔生

大驚道：娘子說那里話！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清德？娘子請回步，誓不敢從命的。女子道：如今合家睡熟，並無一個人知道的，何不趁此良宵，完成好事？你我悄悄往來，親上加親，有何不可？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勿爲。雖承娘子美情，請一後避，有些風吹草動，被人發覺，不要說道無顏面見令尊，傳將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壞了。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既寡寥，你亦冷落，難得這個機會，同在一個房中，也是一生緣分。且顧眼前好事，管甚麼發覺不發覺，况要自

誰知正
見令如

反跌法
最妙

能爲郎君遮掩，不至敗露。郎君休得疑慮，挫過了佳期。崔生見他言詞嬌媚，美艷非常，心裡也禁不住動火。只是想着防禦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像個小兒放紙炮，真個又愛又怕，却待依從轉了一念，又搖頭道：「做不得，做不得，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與娘之面，保全小生行止罷。』」女子見他再三不肯，自覺羞慚，忽然變了顏色，勃然大怒道：「吾父以子侄之禮待你，畱置書房，你乃敢于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聲張起來，去告訴了父親，當官告你，看你如何折辨，不到得輕易饒你，聲色俱厲。崔生見他反跌一

下
五
粉
服

着放刀起來，心裡好生惧怕，想道：果是老大的利害。如今既見在我房中，了清濁，難分萬一聲張，被他一口咬定，從何分割？不若且依從了他，倒還未見得即時敗露，慢慢圖個自全之策罷了。正是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只得陪着笑對女子道：娘子休要聲高，既承娘子美意，小生但憑娘子做主便了。女子見他依從，回嗔作喜，道：元來郎君恁地膽小的。崔生閉上了門，兩個解衣就寢，有西江月爲証

旅館羈身孤客，深閨皓齒韶容，合歡裁就兩情濃。

好對嬌鸞鷓鴣鳳。○認道良緣輻輳。誰知啞謎包籠。
新人魂夢。雨雲中。還是故人情重。

兩人雲雨已畢。真是千恩萬愛。歡樂不可名狀。將至天明。就起身來辭了崔生。閃將進去。崔生雖然得了些甜頭。心中只是懷着個鬼胎。戰兢兢的。只怕有人曉得。幸得女子來踪去跡。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輕捷。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只在門側書房。私自往來快樂。並無一個人知覺。將及一月有餘。忽然一晚對崔生道。妾處深閨。郎處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將

妾拘繫于內，郎起逐于外，在妾便自甘心，却累了
之清德。妾罪大矣，須與郎從長商議。一個計策便好。
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爲此也。不然人
拜草木，小生豈是無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還是怎
的好。女子道：依妾愚見，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
雙雙逃去，在他鄉外縣居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
借老，不致分離。你心下如何？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
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親知，雖要逃亡，還是向那
邊去好？想了又想，猛然省起來道：曾記得父親在日，
常說有個舊僕金榮，乃是信義的人，見居鎮江呂城。

倘能將
如之何
非萬全
策也

願其志
莫若止

以耕種爲業，家道從容。今我與你兩個前去投他，他有舊主情分，必不拒我。況且一條水路，直到他家，極是容易。女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今夜就走罷。」商量已定，起個五更，收拾停當了。那個書房卽在門側，開了甚便，出了門，就是水口。崔生走到船幫裡，叫了一隻小划子船，到門首下了女子，隨卽開船，徑到瓜洲，打發了船，又在瓜洲另討了一個長路船，渡了江，進了潤州，奔丹陽，又四十里，到了呂城，泊住了船上。岸訪問一個村人道：「此間有個金榮否？」村人道：「金榮是此間保正家，道殷富，且是做人忠厚，誰不認得你。」

不可住

問他則甚。崔生道：他與我有些親，特來相訪，有煩指引則個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邊有個大酒坊，間壁大門，就是他家。崔生問着了，心下喜歡，到船中安慰了女子，先自走到這家門首，一直走進去。金保正聽得人聲，在裡面踱將出來道：是何人下顧？崔生上前施禮，保正問道：秀才官人何來？崔生道：小生是揚州府崔公之子，保正見說了揚州崔三字，便喫一驚道：是何官位？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保正道：是官人的何人？崔生道：正是我父親。保正道：這等是衙內了，請問當時乳名可記得麼？崔生道：乳名

叫做興哥保正道說起來是我家小主人也推崔生
 坐了、納頭便拜、問道、老主人幾時歸天的、崔生道、今
 已三年了、保正就走去、掇張椅桌、做個虛位、罵一神
 主牌、放在桌上、磕頭而哭、哭罷問道、小主人今日何
 故至此、崔生道、我父親在日、曾聘定吳防禦家小娘
 子興娘、保正不等說完、就接口道、正是、這事老僕曉
 得的、而今想已完親事了、庶崔生道、不想吳家興娘
 爲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症、我到得吳家、死已
 兩月、吳防禦不意前盟、欸厝在家、喜得他家小姨慶
 娘、爲親情顧盼、私下成了夫婦、恐怕發覺、要個安身

與之
位以
為行
拒又
如何

難

之所我沒處投、適想藉父親在時、曾說你是忠義之
人、住在呂城、故此帶了慶娘、一同來此、你既不忘舊
主、一力成全、則箇金保正聽說罷、道這箇何難、老僕
自當與小主人分憂、便進去喚嬖嬖出來、拜見小主
人、又時他帶了丫頭、到船邊接了小主人娘子起來、
老夫妻兩個、親自灑掃、正堂鋪疊床帳、一如待主翁
之禮、衣食之類、供給周備、兩個安心住下、將及一年、
女子對崔生道、我和你住在此處、雖然安穩、却是父
母生身之恩、竟與他永絕了、畢竟不是箇收場、心裡
也覺過不去、崔生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難道還好

去相見得女子道、起初一時間做的事、萬一敗壞、父母必然見責、你我離合、尚未可知、思量永久完聚、除了一逃、再無別着、今光陰似箭、已及一年、我想愛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那時不見了我、必然捨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回去、父母重得相見、自覺喜歡、前事必不記恨、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拚箇老臉、雙雙去見他一面、有何妨碍、崔生道、丈夫以四方爲事、只是這樣潛藏在此、原非長筭、今娘子主見如此、小生拚得受岳丈些罪責、爲了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門望、料沒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

辨、別、人、之、理、况、有、令、誘、舊、盟、未、完、重、續、前、好、正、是、應、
得、只、須、陪、些、小、心、往、見、元、自、不、妨、兩、人、計、議、已、定、就、
央、金、榮、討、了、一、隻、船、作、別、了、金、榮、一、路、行、去、渡、了、江、
進、瓜、洲、前、到、揚、州、地、方、看、看、將、近、防、禦、家、女、子、對、崔、
生、道、且、把、船、歇、在、此、處、未、要、竟、到、門、口、我、還、有、話、和、
你、計、較、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問、女、子、道、還、有、甚、麼、
說、話、女、子、道、你、我、逃、竄、一、年、今、日、突、然、雙、雙、往、見、幸、
得、容、恕、千、好、萬、好、了、萬、一、怒、發、不、好、收、場、不、如、你、先、
去、見、見、看、着、喜、怒、說、簡、明、白、大、約、沒、有、變、卦、了、然、後、
等、他、來、接、我、上、去、豈、不、婉、轉、些、我、也、覺、得、有、顏、承、我、

好問下

在在
個個
是從

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崔生道：娘子見得不差，我先去見便了。跳上了岸，正待舉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轉來道：還有一說，女子隨人私奔，原非美事。萬一家中忌諱，故意不認帳起來的事，也是有的。須要防他，伸手去頭上，拔那隻金鳳釵下來，與他帶去道：倘若言語支吾，將此釵與他們一看，便推故不得了。崔生道：娘子恁地精細，接將釵來，袋在袖裡，子望着防禦家。裡來到得堂中，傳進去，防禦聽知崔生來了，大喜出見，不等崔生開口，一路說出來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穩，老夫有罪，幸看先君之面，勿責老夫。

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又不好直說、口裡只稱小
婿、罪該萬死、叩頭不止、防禦倒驚駭起來道、郎君有
何罪過、口出此言、快快說個明白、免老夫心裡疑惑、
崔生道、是必岳父高擡貴手、恕着小婿、小婿纔敢出
口、防禦說道、有話但說、通家子、侄有何嫌疑、崔生見
他光景是喜歡的、方纔說道、小婿蒙令愛慶娘不棄、
一時間結了私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
犯私通之律、誠恐得罪非小、不得已夤夜奔逃、潛匿
村墟、經今一載、音容久阻、書信難傳、雖然夫婦情深、
敢忘父母恩重、今日謹同令愛到此拜訪、伏望察其

深情饒恕罪責恩賜諧老之歡永遂于飛之願岳父
不失爲溺愛小婿得完美室家實出萬幸只求岳父
憐憫則箇防禦聽罷大驚道郎君說的是甚麼話小
女慶娘臥病在床經今一載茶飯不進轉動要人扶
靠從不下床一步方纔的話在那里說起的莫不見
鬼了崔生見他說話心裡暗道慶娘真是有見識果
然怕玷辱門戶只推說病在床上遮掩着外人了便
對防禦道小婿豈敢說謊目今慶娘見在船中岳父
叫個人去接了起來便見明白防禦只是冷笑不信
却對一個家僮說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與

同來的是什麼人，却認做我家慶娘子，豈有此理？家僮走到船邊，向船內一望，艙中悄然不見一人，問着船家。船家王低着頭，稍上喫飯。家僮道：「你艙裡的人那里去了？」船家道：「有個秀才官人上岸去了，留個小娘子在艙中，適纔看見也上去了。」家僮走來回覆家主道：「船中不見有甚麼人。」問船家說：「有個小娘子上岸了，却是不見。」防禦見無影響，不覺怒形于色道：「郎君少年，當誠實些，何乃造此妖妄，誣玷人家閨女？是何道理？」崔生見他發出話來，也着了急急，忙袖中摸出這隻金鳳釵來，進上防禦道：「此郎今愛慶娘之。」

物可以表信，豈是脫空說的防禦接來看，大驚道：此乃吾亡女與娘殞時戴在頭上的釵，已殯葬多時了，如何得在你手裡？奇怪，奇怪！崔生却把去年墳上女轎歸來，轎下拾得此釵，後來慶娘因尋釵夜出，遂得成其夫婦，恐怕事敗，同逃至舊僕金榮處，住了一年，方纔又同來的說話，備細述了一遍。防禦驚得呆了，道：慶娘見在房中床上臥病，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如何說得如此有枝有葉？又且這釵如何得出世？真是蹊蹺的事。執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証辨真假，却說慶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下

有扶而
求

這不得那日外廟正在疑惑之際慶娘托地在床上走將起來竟望堂前奔出家人看見奇怪同防禦的嬖嬖闕的都隨了出來嚷道一向動不得的如今忽地走將起來只見慶娘到得堂前看見防禦便拜防禦見是慶娘一發喫驚道你幾時走起來的崔生心裡還暗道是船裡走進去的且聽他說甚麼只見慶娘道兒乃與娘也早離父母遠殞荒郊然與崔郎緣分未斷今日來此別無他意特為崔郎方便要把愛妹慶娘續其婚姻如肯從兒之言妹子病體當即痊愈若不肯兒去妹也死了合家聽說個個驚駭

看他身體面龐，是慶娘的，聲音舉止，却是與娘，卻曉得是亡魂歸來附體說話了，防禦正色責他道：你既已死了，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爲，亂惑生人。慶娘又說着與娘的話道：兒死去見了冥司，冥司道：兒無罪，不行拘禁，得屬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箋奏，兒以世緣未盡，特向夫人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妹子向來的病，也是兒假借他精魄，與崔郎相處，來今限滿當去，豈可使崔郎自此孤單，與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來拜求父母，是必把妹子許了他，續上前姻，兒在九泉之下，也放得心下了。防禦夫妻見他言

私
不

子。便許他道：吾見放心，只依着你主張，把慶娘
等。能候了，興娘見父母許出，便喜動顏色，拜謝防禦
許多，感父母肯聽兒言，兒安心去了。走到崔生面前，
執了崔生的手，哽哽咽咽哭起來，道：我與你恩愛一
年，自此別了，慶娘親事，父母已許我了，你好作嬌客。
與新人歡好時節，不要竟忘了我舊人。言畢大哭。崔
生見說了來踪去跡，方知一向與他同住的，乃是興
娘之魂。今日聽罷叮嚀之語，雖然悲切，明知是小姨，
身體又在衆人面前，不好十分親近得，只見興娘的
魂語分付已罷，大哭鼓聲，慶娘身體，轟然倒地，衆人

驚惶前來，看時口中已無氣了，摸他心頭，却溫溫的。急把生姜湯灌下，將有一箇時辰，方醒轉來。病體已好，行動如常，問他前事，一毫不曉得。人叢之中，舉眼一看，看見崔生站在裡頭，急急遮了臉，望中門奔了進去。崔生如夢初覺，驚疑了半日，始定防禦，就揀箇黃道吉日，將慶娘與崔生合一。花燭之夜，崔生見過慶娘，慣的，且是熟分，慶娘却不十分認得。崔生的老大羞慚，真箇是

一個閨中弱質，與新郎未經半晌交談，一個旅邸故人，共嬌面曾做一年相識，一個只覺耳畔聲音。

無差一個。但見眼前光景皆新，心胆尚怯。一箇遊魂蝴蝶夢中尋故女，一箇正在海棠枝上試新紅。

却道崔生與慶娘定情之夜，只見慶娘含苞未破，元氣未開，仍是處子之身。崔生情地問他道：你令姊借你身子，豈陪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還是好好的？慶娘怫然不悅道：你自撞見了姊姊鬼魂，做作出來的干我甚事？說到我身上來，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今日如何能勾與你成親？此恩不可忘了。慶娘道：這箇也說得是。萬一他不明不白，不來周全此事，借我

此如何
忍負之
其甚忍

的名頭出了我，借多時醜我如何做得人處，只你心裡到底認是我，隨你逃走了的，豈不羞死人，今幸得他有靈，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次日崔生感典娘之情，不已，思量薦度他，却是身邊無物，只得就將金鳳釵到市上貨賣，賣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錠，賣到瓊花觀中，命道士建籙三晝夜，以報恩德。籙事已畢，崔生夢中見一個女子來到，崔生却不認得，女子道：妾乃典娘也，前日是假妹子之形，故郎君不曾相識，却是妾一點靈性與郎君相處，一年了，今日郎君與妹子成親，過了妾，所以纔把真面目與

見遂拜謝道、蒙郎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
深感佩、小妹慶娘、稟性柔和、郎好看覷他、妾從此別
矣、崔生不覺驚哭而醒、慶娘枕邊見崔生哭醒來、問
其緣故、崔生把與娘夢中說話一一對慶娘說、慶娘
問道、你見他如何模樣、崔生把夢中所見容貌備細
說來、慶娘道、真是我姊也、不覺也哭將起來、慶娘再
把一年中相處事情、細細問崔生、崔生逐件和慶娘
備說、始末根繇、果然與與娘生前情性光景無二、兩
人感嘆奇異、親上加親、越然過得和睦了、自此與娘
別無影響、要知只是一箇情字爲重、不忘崔生、做出

二列驚子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許多事體來、心願既完、便自罷了、此後崔生與慶
年年到他墳上拜掃、後來崔生出仕、討了前妻
遺命三人合葬、曾有四句口號、道着這本話、

大姊精靈

小姨身體

到得圓成

無此無